



第七期「啟思」的內容，全都離不開「釣魚台」事件，實在是啟發了無數讀者的思想。此前幾期的更有價值。對於「保衛釣魚台」的運動，你們有甚麼觀感呢？不過以我個人認為這只是一種「阿Q精神」而已。因為這些「示威」根本收效不大，只是一些血氣方剛年少氣盛的學生們的一種幼稚舉動而已。我覺得我國領土被人侵略的最大原因是本國首先分裂（有左右之分），「右方」成了美日的看門狗，口口聲聲對日本侵略者說「以德報怨」，做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野心，一旦在我國的領土上發現了「鈾礦」，日本軍國主義便露出了本來面目，公然把「右旗」撕下，此點實是令人痛心疾首的。

「左方」成了專制的鐵幕政府，在「赤潮」下的神州人民所過的非人生活我亦曾身歷其境，實在再也不忍承認「左方」為自己的國家。自逃出生天後又看到了「右方」的腐敗無能和軟弱。難道一個孤島就可以自成一國麼！？神州沉淪了二十餘載也不設法挽救，任由我國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而不顧，只自知用「標槍刺紙豬」自我安慰而已，而且對美日阿諛諂媚，把帝國主義當為救苦救難的「生神仙」，實在令中國人民蒙上了不少恥辱。

今日生長或居住於香港的中國人，你說應該自認是「左」，還是「右」呢？我本人實在覺得有家難返，亦覺得自己根本與亡國奴無異，即如「櫻子姑娘」一書的作者說：「從我們懂得世事時起，便立定志向，將自己的血汗甚至生命貢獻給國家，可是……死的死了，沒死的流落在人家的屋簷下，流浪、逃亡，像一條狗夾着尾巴，向人家搖尾乞憐。」徐先生作出了無限的感慨。當然徐先生的思想也不甚正確，因為他也是口口聲聲「以德報怨」的。在「櫻子姑娘」一書中他也是灌輸給青年人一種對侵略者寬恕的思想，還美其名說是「指導時代走向一個大同理想的境界。」還說甚麼「不可拘泥於狹隙的民族意識。」但是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又公然侵略我國的土地，不知徐先生又有甚麼論調呢？不

過以一個連民族意識都沒有的人，當然會覺得沾沾自喜也。可能「釣魚台」列島換上了「膏藥旗」之後（日本帝國主義的國旗是也，昔日曾在此種膏藥旗下苟延殘喘的中國同胞相信還談虎色變呢！）徐先生會第一個跑去落籍呢！由此觀之，我所以受外族欺凌不是無因的，在封面上印明是「中國當代文藝叢書」的作者，既然都懷有此種令人費解的意識，更何況那些在學的青少年呢！總之單憑一時衝動說甚麼保衛甚麼，打倒甚麼，根本就是貽笑大方，只是在額頭上平添幾道傷痕而已，於事何補呢？回顧那些長髮披肩，男女不分的示威者，實在是平添了無限的哀傷。那些不倫不類的扮相，令人對他們的行動起了懷疑，說話更是不中不西，滿口「胡」言，他們配做堂堂正正的中華兒女——民族的英雄嗎？不過這也難怪，長期在「蜂皇」（蜜蜂是雌性做皇的……）的裙帶下，在「紅鬚綠眼」的淫虐下，在「奴化教育」的浸淫下，還能有甚麼好「保衛」，還有甚麼可「打倒」，那不是令人捧腹嗎？但到了今天，幾乎忘記了自己籍貫的人都站起來了，築成了對外侵略的城牆。在我來說，這不外是一種苦悶青年尋求發洩的出路而已。

我覺得要做真正的中華兒女，首先要粉碎「鐵幕」的專權，更要擦淨「孤島」的恥辱，把中華民族的英雄兒女團結起來，組織起來，向着時代的潮流昂首前進。在世界的未來時日中，成立一個以前從未有過的偉大國家。當然這可能是鄙人的夢話而已，但我覺得有時就是發些夢話也聊勝於盲目的衝動，更好過不明根本的「打倒甚麼，保衛甚麼」，更勝過「標槍刺紙豬」的無聊舉動，你說是嗎？即如「台灣小遊雜記」的筆者「淘兒」君所說，可能明日或後日台北可能真的易名為「寶城」亦未可料呢？又何必為區區的「釣魚台」而在額角上添上傷痕呢？哈哈！

再者：此文內容只是鄙人的一己之見耳，當然未必是正確的，請多多包涵。

釣魚台大觀圖

